

迟到的军礼

■金泳琳

★ 家人

“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……”记得小时候的夏天，外婆总会在晚饭后带我在院子里乘凉，数星星。她会坐在摇椅上，轻轻地搂着我，哼唱那些耳熟能详的军歌，给我讲红军长征路过遵义时，帮老百姓挖土豆、干农活，打土豪、分田地的故事。她说，有一次，太姥爷牵着她去给红军战士送土豆，可他们说什么都不要，只是回了个军礼。外婆说，她那时还不懂军礼的意义，但那个场景深深地烙印在她的心里。外婆也会教我敬礼。也许是年纪小，我的军礼很不标准，像招手一样，把手立在耳边，掌心朝前。外婆总会耐心地纠正，让我把手掌翻下来。看我认真的样子，她脸上满是笑意。

儿时的我还经常和外婆一起吃火锅。我总是在食物下锅没几秒就夹起来，问外婆：“可以吃了没？”

“还生着呢！”外婆赶紧阻拦。可没过多久，馋嘴的我趁她不注意，夹起来就咬上一口。

“我的老祖宗，不敢吃啊！”外婆捂着嘴，急得直跺脚，可我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吃完了。我调皮地冲她扮鬼脸。外婆无奈地笑了笑：“罢了罢了，吃得生，好当兵，你长大要当兵去喽！”

“那我就去当兵！”我的话逗得外婆哈哈大笑。

很多年后，我才知道，外婆说的那句话，是老家当年流行的一句俗语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战士们能吃上几口半生不熟的食物，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。这句俗语正是前辈们任何时候都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写照。在外婆的熏陶下，军人信仰坚定、无私正直的形象，逐渐印在了我的脑海中，也在我心里扎下了根。

2021年，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在家人朋友都为我感到高兴的时候，我拿出了一份国防征兵宣传单。“我要当兵！”我认真地告诉家人。



姜晨绘

“你一个女孩子当什么兵？放着这么好的大学不上，去部队干什么？”大家非常不解，七嘴八舌地劝我，希望能改变主意。

“女娃子怎么不能当兵了？”一向说话和蔼的外婆，声音突然高了许多，一下子镇住了所有人。“咱家里能出个军人，那是光荣！”外婆看向我，眼神中充满肯定。

在外婆的支持下，我报名参军。离别的时候，外婆不顾家人的劝阻，迈着蹒跚的步伐赶来送我。那时，她的腿风湿病经常肿胀，走几步路就非常疼。她额头渗出了汗珠，嘴唇微微颤抖，似乎有话要说，最后只是流着泪和我深深拥抱，好久都舍不得松开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发觉，怀里的外婆是那么瘦小，我在时光里慢慢长大，她却在岁月中悄悄老去……

后来，我把大红花戴在外婆的胸前。她开心地挺了挺微驼的背，好像生怕周围的人不知道她有个当兵的外孙女。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，嘴角却微笑着。我知道，她为我感到骄傲。

送我们去车站的大巴缓缓启动，车

窗外的外婆胸前戴着送我送她的大红花，艰难地迈着碎步追着。她一边跑，一边做了一个动作——把右手放在耳边，似乎还在努力地翻着手掌。我也不停地向她挥手，眼眶逐渐模糊。

不久，外婆特地跟家人学会了使用微信，给我发了几条消息：“琳琳，当兵是件特别光荣的事，你要好好练本事，做党的好战士……”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外婆对我当兵有如此多的嘱托，但我能感觉到她心中对军人深深的敬意。

军营生活十分忙碌，我周末给外婆打去视频电话，往往没聊几分钟，就要去忙别的事了。外婆总是说：“快去快去，当兵要听命令。”我冲外婆摆摆手，冲出宿舍门，心想下次一定和她好好说话。

一个周末，我收到了妈妈的微信。

她告诉我，外婆生病住院了。我急忙给外婆打视频电话。屏幕上，满头白发的她躺在病床上，人瘦了一圈，非常憔悴。一看见我，外婆立刻打起精神，笑吟吟地和我打招呼。她看着穿着常服的我，问我胸前的红色标志是什么。我告诉她，这是国防服役章，每名战士都

有一枚。这时，班里的战友也都过来给外婆送上祝福。她欣慰地笑着，轻轻地说：“真好，女娃娃当兵真好……”

视频到最后，外婆躺在床上，使劲地抬起右手，把手放到耳旁，还调整了手掌的角度。

“婆婆，你是不是累了，跟我说拜拜呢？”我逗着外婆，希望她能开心点。

外婆看起来很虚弱，但她还是像我小时候一样，宠溺地看着我，嘴角努力地咧开，微笑着想说什么。可她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嘴里重复着两个字。我以为她在叫“琳琳”，就赶紧答应：“婆婆，琳琳在呢！”她好像摇了摇头，无比慈爱地看着我，然后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粗心的我并没有看懂外婆的意思，以为她就是睡着了，没想到外婆再也没有醒来……

那天，我拿着手机相册里外婆慈祥的笑容，她说的话在我耳边不停地回响：“琳琳呀，你要勇敢坚强，在部队好好干，你是婆婆的骄傲……”想到外婆从前的叮嘱，我的眼泪无声地淌了下来。

后来，我藏起了悲伤，和往常一样去站岗哨。单位驻地在西北边陲，夜晚的星星又多又亮，让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和外婆在院子里数星星的场景。“把手放在耳边，手掌翻过来……”我耳边突然响起外婆教我敬礼的声音。

敬礼！

我恍然大悟，外婆送我去当兵那天，把手放在耳边的动作，不是在向我挥手；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也不是在向我告别，她说的那两个字应该是“敬礼”。她年纪大了，胳膊抬不了那么高，但她还是想让我知道，她在给我敬礼。她更想看到自己最疼爱的外孙女穿着军装，给她敬一个真正的军礼！

那一刻的我，泪流满面，心中满是歉疚。璀璨星空中，有一颗星星格外耀眼。我仿佛看到了外婆的笑容。如果她在，也一定会像小时候那样搂着我，替我擦去泪水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整理好军容，仰起头，冲着星空，庄重地抬起右手……



★ 家风

春节过后，我休假回家，父母在机场接上我，便径直向烈士陵园——爷爷前年长眠于此。路上，我拿出了入伍前跟爷爷拍的“全家福”，心中思绪万千。

爷爷是一名老兵，1931年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。8岁时，爷爷的父母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，留下了爷爷和姑姑（爷爷的姐姐）相依为命。1943年，12岁的爷爷遇到八路军部队，跟在队伍后面走了10里路，说什么都要上前线。随后的几年里，他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战场上，都拼过命、流过血。爷爷常说，他走过了大半个中国，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经历。

后来，爷爷回家与奶奶成了亲。新婚不久，他就被部队紧急召回，作为首批志愿军战士进入朝鲜。奶奶说，爷爷走的那天，他的眼泪好像怎么也擦不干。爷爷穿着军装眯着眼睛一直微笑，性格内向的他一遍一遍跟奶奶说：“我走了。”可直到奶奶推他，他才转身骑上了马。

爷爷有5个孩子，我父亲是老大。恢复高考后，18岁的父亲考上了大学。拿着录取通知书，爷爷抽了一口烟说：“去当兵吧，家里的这根血脉不能断。”父亲知道爷爷对军营的情怀，果断参军入伍。去哪当兵？爷爷说：“去最艰苦的地方！”他转头带着我父亲向当地武装部递交了艰苦地区申请书。随后的几年里，二叔、三叔相继参军入伍，去的都是艰苦地区，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。我一直为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感到自豪，因为可以从小耳濡目染“爱国强军”的情怀。

爷爷一辈子没见过军舰，他们当年参加渡江作战时坐的是木船。2015年9月，我成为了一名海军战士。入伍前那段日子，我一直陪伴在爷爷身边。临行前的那个晚上，爷爷说要给我看看他的“军功章”。他缓缓挪动着身体，撩开衣服，只见大大小小的伤疤布满了全身。那一刻，我终于知道了爷爷为什么不管天气多热，都一直穿长袖、长裤，原来是为了遮挡这些伤疤。

“两个敌人抱着我，刺刀从我锁骨插了进去”“战场上，手雷在我身边爆炸，眼睛当时就看不见了”“在朝鲜时，我们蹲在雪地里一整晚”……他身上的每个伤疤都代表一段战斗故事，听得我热泪盈眶。那一天，我才真正理解了爷爷。我必须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！

爷爷对海军的发展非常关注。我入

当兵的血脉

■王垣媛

伍几年里，每次回家跟他讲起海军的发展变化，给他看海军的宣传片，话不多的他总是瞪大了眼睛，挺直腰板，连连称赞。

爷爷一直都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。在爷爷的影响下，我们6个孙子、外甥如今服役在各个军种部队。前年，年纪最小的弟弟也参军入伍。爷爷兴奋得一整晚没睡着觉。爷爷说，当兵的血脉算是传承下去了，他这辈子值了。

没过多久，爷爷的生命走到尽头。弥留之际，他感谢党的恩情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子孙后辈能够握紧手中的钢枪，守卫好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
时间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天，爷爷穿着干净板正的旧军装，静静地躺着，脸上安详、平和，胸前挂着军功章。那一刻，我泪如泉涌。

细数我家一圈圈的“八一年轮”，镌刻其上的不仅是军人的血脉，更是信仰、忠诚的基因。时至今日，那些谆谆教诲、浴血奋战的故事，伴着爷爷浓厚的乡音，仍时常回响在我的耳畔，泪已流淌在我的血液中，时而微澜，时而澎湃……

上图：作者爷爷生前捧荣誉纪念章。作者供图

家庭秀

穿过一片挺拔的胡杨林
来到爸爸守卫的地方
童趣与涂鸦
汇成动人的交响

孩子，当你们回到家乡
我会拜托深夜那轮皎洁的月亮
请她把我的思念，送入你们的梦乡
请她将你们的鸟语，带到我的边防
王志远配文

定格 不久前，新疆军区某部助理员商鹏飞和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商鹏飞陪伴双胞胎儿女的温馨场景。

南洋摄



入伍那年

■周芳

父亲19岁那年，大队通知符合条件的青年报名参军。他兴冲冲地前往。据说，当时报名有30多人，但最终合格的只有3个。

父亲笑着说，体检时，还虚惊一场呢。“啊，怎么回事？”我问。父亲道，检查最后一项是外科，医生看着他的脚底，又让他踩踩地，直嚷嚷，问他平时一天走多少路。父亲不明就里，斗胆往多了说：“少说几十里，有时能走百把里。”“这么多，干什么去啊！”医生惊讶。父亲说，种田无闲人，我又是大队通讯员，我们队有一二十个生产队，如果要开会，送个通知，走下来就要小半天，有时到公社送材料，会走得更远。“哦，那你脚底疼吗？”医生又问道。父亲心里好笑，田埂上跑惯了的人，哪有脚疼的说法。他立即将头摇得像拨浪鼓，“不疼

不疼，从来不疼。”

父亲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医生在检查脚是不是扁平足。按照体检要求，扁平足是当不了兵的。“那你到底有没有扁平足？”我追问。“没有的。那天天下着小雨，我是从家步行到乡里医院体检的，糊了一脚泥，没来得及洗干净，估计医生刚开始看不真切才问的。”

父亲参军的愿望非常强烈，他立志到军营学文化，学技能。有一次，他到公社拿材料，看到从武装部来了几位军人，那英姿飒爽的样子立即打动了。父亲在同村人中，有些文化。他不止一次地说过，在他和我大伯外出打渔时，看到街市上许多人，一张口就知道人家有文化；平时跑公社接触那些读过书的工作人员，都特别羡慕。而他在家念书还得看田里的

不疼，从来无暇顾及上学。他说，光是小学二年级，他就读过三年，因为家里太穷了，一切以地里收成作为重。我们家里人都知父亲有件囡事——入伍前，父亲每次到公社时，都要回家换身“体面衣服”。是什么衣服呢？是我大伯结婚时唯一的一件长衫。此外，平时光脚的脚，这时也会换上大伯最精贵、略能上得台面的鞋——胶皮鞋（雨鞋）。

其实，我奶奶是反对父亲参军的。从报名到体检，父亲都瞒着她。奶奶舍不得儿女出远门，家里再穷，她都要把孩子拢在身边。父亲出发到公社报到时，是大伯送他去的，奶奶已经在家哭成了泪人。也难怪，即使是平时下河打渔，奶奶都会站在河边盼儿归。有时候遇到渔情好，父亲和大伯就会在水面多撒几日网，这对奶奶真是格外煎熬。父亲入伍“第一站”是蚌埠，以后的军旅生涯中，陆续驻过滁县（现安徽滁州市）、无锡、南京，那都是奶奶闻所未闻的“天边”啊。

那晚，这位1958年入伍，在部队服役20年的老兵，忆当年入伍，时而大笑，时而又抹起眼睛……

“硬汉”柔肠

■邢鹏展

温柔的一面。

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，我和哥哥慢慢褪去了青涩。和许多战友一样，我们会和父母提起各自取得的成绩，获得的荣誉以及收获的成长，却很少和他们谈起会让他们担忧的事。

入伍后，一家人团聚的机会非常难得。记得那年春节前，我休假回家。父亲和母亲早就到火车站等候。看到我出站，两人在人群中兴奋地大喊我的乳名，不停地冲我招手。那天，我看到父亲的两鬓已经有些发白，心里感到一阵酸涩。不久，哥哥也休假回来和我们团聚。那些天，母亲每天格外高兴，哪怕在家里也会舍不得我们离开她的视线。在与母亲聊天时，她告诉我们：“你俩不在家时，你爸没事就看你们的照片，还总问我，让你们当兵对不对？”后来，我们用行动证明了当兵“这条路”走对了。当我们把“优秀士兵”“优秀学员”等荣誉带回家时，父亲说：“你们就是我的骄傲，走到今天不容易，要在部队好好干。”

转眼间，我已毕业分配到部队两年。去年，哥哥也通过层层选拔，顺利晋升二级上士。渐渐地，我发现，原来不苟言笑的父亲话多了起来，特别是当他和别人说起我们兄弟俩时，眼神中总会流露出自豪。父亲的这种鼓励和期盼，也成为了我和哥哥在军旅路上持续前行的动力。

★ 说句心里话

送我和哥哥去当兵，父亲期望我们兄弟俩能在部队这所大学里磨砺成长，可爱心切，他心底又舍不得我俩吃苦。于是，在我们的日常对话中，有时候聊着聊着，就会听到那句他常问我们的问题：“当兵后悔吗？”

“不后悔。”每次听到我们笃定的答案，父亲的脸上总是充满欣慰。

父亲在我们兄弟俩心里，一直是个“硬汉子”。年轻时，他几次报名参军，都没能如愿，于是把当兵的心愿寄托在我俩身上。父亲的文化程度不高，从记事起，他干过很多工作，当过工人、搬运工，再苦再累也从无怨言。在我心中，他就像一棵大树、一座大山，竭尽全力为我们创造好的生活条件，为小家遮风挡雨。

我与哥哥相差不到两岁。2014年9月，哥哥带着父亲的期望，参军到离家很远的部队。后来，听母亲说，在哥哥出发的前一天晚上，父亲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偷偷哭了。两年后，我考上了军校。报到那天，父亲陪我来到军校。临别时，我看到父亲的眼眶湿润了。后来，每个周末我都会给家里打电话，父亲每次都会不厌其烦地问我适应得如何，累不累？我渐渐感受到，父亲原来也有如此

★ 那年那时

不久前的一个晚上，我陪父亲看电视，新闻联播里正在播放今年上半年征兵工作相关内容，各地热血青年踊跃报名。其中一个亮点是提高大学毕业生征集比例，父亲看到后连连称道：“现在部队官兵的综合素质比我们以前高多了，部队建设就需要这些人才。”

不知不觉，父亲聊起自己入伍时的情形。

父亲家傍着一条大河，蜿蜒至巢湖。农闲时节，他就和哥哥出去打渔，一路撒网一路卖，挣点小钱补贴家用。遇到狂风暴雨，一叶小舟载着两个单薄少年，好几次都是死里逃生。

